

力 作

一条未读的信息

文 | 高丽萍

那一晚，奶奶攥着手机守在屏幕这头，盼着消息回复，却不知另一头的你，正坠入一场猝不及防的意外。无情的事夺走了你的生命，从此，你的身影消散在这人世间，只留下那条永远未读的信息。

小学时，奶奶忙着照顾我和弟弟，常常分身乏术。迫不得已时，她会把我们托付给叔娘照看几天。那时的你，本就有两个孩子要照料，却毫不犹豫地应下了奶奶的请求。纵然要同时照看四个孩子，你也从未偏心，总能顾及每个孩子的情绪，让我体会到了自幼缺失的温暖——那是母爱般的感受。自我出生起，爸妈便外出务工，身为留守儿童的我，心底藏着对母爱的深深渴望。而你，恰恰契合了我对母亲的所有幻想：你眉眼温柔，待人极有耐心，做的饭菜更是香得让人难忘。相处的日子久了，我渐渐对你产生了依赖，那种安心的感觉，我用言语难以形容。

放学路上偶遇你的时候，你往往正赶去接孩子。我总爱缠着要坐你的车，你总会笑着停下，等我爬上车。到了校门口，你还会给我买好吃的，接完自家孩子，再把我平平安安送回奶奶身边。每一次我吵着要跟你走，你都不曾拒绝。还记得你临产那晚，奶奶代替你生病的婆婆去医院照顾你，直到你出院。那时的我懵懂无知，只知道你在医院，自己照旧上学，日子平静得和往常一样。可短短几日的照拂，你却记在了心里。此后，每当奶奶需要帮忙，你总会第一时间出现。我的小学家长会，多半是你替我去开的。奶奶要兼顾两个孩子的家长会，实在忙不过来，只好托付给你，你每次都放下手头的事，准时赴约。奶奶绣全家福遇到难题时，你也会耐心地手把手教我，一遍遍亲自示范。在我小小的心里，你就是个无所不能的完美女人，我常常庆幸，怎么会有你这般什么都会的人。那几年，你稳稳地住进了我稚嫩的心房。

升入初中后，你的小女儿渐渐长大，你忙于工作，时常拜托奶奶帮忙接孩子。“姨妈”的清脆呼喊，总在我耳边响起，我们的关系也愈发亲密，你在我心中，占据了无人能及的位置。我总爱往你家跑，记得有一回，你教我做美食。可惜那道美食工序繁杂，耗时许久，我没能当场尝到滋味。可后来，你特意做好了装了满满一盒，送到我家来。高中入学前的那个暑假，听说你在做手工活儿赚钱，我也跃跃欲试想试试。我至今清晰记得，你亲切地唤着我的名字“丽萍”，即便我频频失误，你也从未责怪，反而柔声鼓励我加油。在你的耐心指导下，我终于学会了做手工，还靠着自己的双手赚到了零花钱。

可美好时光总是短暂。爸爸来接我放假回家的那晚，我从他口中听闻了你的噩耗。我瞬间僵在原地，怎么也不肯相信，一遍又一遍地追问，生怕是自己听错了。明明前一天，我还念叨着希望你来接我回家；明明中午打电话时，我说爸爸会来接我，没提你，心里还觉得奇怪，却万万没想到，你竟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那一刻，我满心都是不甘与愤懑：老天为何如此不公，要带走这般好的你？我坐在车里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，怕爸爸察觉，只好悄悄擦了一遍又一遍。

回到家，我再也按捺不住心底的焦灼，飞奔着去问奶奶：“叔娘到底怎么了？爸爸说的是不是真的？”奶奶的声音早已哽咽，她只说了一句“你別再提她了”，便再也忍不住，失声痛哭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前一晚，奶奶还发消息给你，盼着你能来接我回家。可那条消息直到天亮都没有回复，等来的，却是你家人报丧的电话。

那一刻，悲伤铺天盖地将我淹没，脑海里全是你的身影，心像是被掏空了一般，那个属于你的位置，再也容不下任何人。不久前，我还看到你发的抖音视频，字里行间满是对春节的期待。你那么好，那么孝顺，听闻你离去的消息，没有一个人不落泪，没有一个人不为你惋惜。你是公婆眼中孝顺的儿媳，是丈夫心中挚爱的妻子，更是我此生最亲的叔娘……你一生扮演了太多角色，却每一个都做到了极致，这是多少人都难以企及的。

你的生命，永远定格在了那条未读的信息里；而你的美好，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心底。愿来生，我们还能再续前缘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404班学生)

春天的菜市场

文 | 晓寒听雨



城东的菜市场，有很多小摊，摆在进门的路两边。卖菜的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，他们把自己种的菜和采来的野菜装在篮子箩筐里。平时我经常光顾那里，开春后去得更勤，每次去都有惊喜。

走进春天的菜市场，一眼就看到了荠菜，扎成小把整齐地摆在竹篮子里。那是我特别喜欢的菜。

每年春雨过后，土地变得柔软，河滩上一片葱绿，其中必然少不了荠菜。荠菜像是春天的先头部队，挥舞着旗帜，率先攻下一片片河滩，然后是田角，再然后是地头。荠菜刚冒出来没多久，叶子张开，不消几天，便亭亭玉立，在风中招摇。这时候，我会穿上雨靴，踩过流水，去河滩上挑那种高的、壮的，掐一把回来。把叶子择了，洗干净，切成小段，什么调料都不加，只放茶油清炒。炒好的荠菜盛在碟子里，青青的梗，横着，竖着，斜着，堆成一座小山，离开了泥土，仍然保留着春天的气象。夹一筷子放进嘴里，爽、脆、嫩。尤其是那股淡淡的清香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隔两天，我又看到了荠菜，蓬松地堆在塑料布上。荠菜长得慢，刚开始只是一

丁点儿绿芽，隔几天长一片叶子，再隔几天，又长一片叶子，直到长出层层叠叠的叶子，趴在地上，像一朵绿色的花。母亲见了，便会挎一个篮子，拿一把镰刀，说：“我去挖些鸡肉菜回来。”我们老家，管荠菜叫鸡肉菜。荠菜不挑地方，长得到处都是。没多久，母亲便挖了一篮子回来。倒一盆清水，一萼萼洗干净，要反复洗好几遍。我们不用荠菜包饺子，也是切段清炒，炒到六成熟加一勺水，放些姜丝，等水开了出锅。炒熟的荠菜吃起来甜里带香，果真有一股鸡肉的味道。

椿不常见，它是十足的慢性子，总在等阳光，要等到一场又一场阳光过后，才从枝头上慢吞吞冒出芽来，暗红的颜色，像刚刚升起的一簇火焰。椿要吃嫩的，老了就柴，嚼不动，香味也没了。最好是长到两三寸时剪下来，清洗，切碎，放在鸡蛋里煎，煎熟后的椿芽变成了绿色。这样煎出来的鸡蛋，金黄里杂着翠绿，色彩分明，像一幅高清图，平原空旷，青山耸立。椿有浓香，吃进嘴里香气缭绕，绵绵不绝。爱吃的人是真爱，不爱吃的人望而生畏。椿比其它野菜金贵，卖价也高，刚上市时，一小

把要十几块。

蕨菜也叫荃菜，也叫拳头菜和凤尾菜，是见得最多的，清明节前后，几乎每天都能在小摊上看到。“陟彼南山，言采其蕨。”这是一种古老的菜，在先秦时，人们就已开始采食。它们根根挺直，长满潮湿的山野，采回来摘去孢子，放在开水里焯，然后切段，清炒、凉拌都是难得的美味。

菜市场里比任何地方都热闹，买菜的人来往穿梭，讨价还价声不绝。我夹在人群中，每次看到这些来自山野的菜，就感受到春天扑面而来的气息，仿佛看到细雨如烟，听到流水潺潺，闻到了泥土潮湿的味道。

很多人都会买一把野菜，欢欢喜喜带回家。看到我走过，那些摊主不失时机地向我兜售，“蕨菜，买一把吧，好吃得很。”“刚摘的椿，新鲜着呢，来一把？”有时候，我会买一把回去，有时候我就看看，两手空空。我相信，春天是有脚的，不管我买与不买，它都从远远的山野来到了菜市场，来到了小城市的心里。

(节选自《风走长河》公众号)

奶奶的爱

文 | 王语晨

奶奶的爱，是红水河畔滔滔不绝的流水。

五岁那年，妈妈拉着行李箱离开了我，离开了这个家。没过多久，爸爸也背起行囊外出打工，把我留在红水河畔，托付给了奶奶。就这样，我成了旁人嘴里的“留守儿童”。

得知我的情况后，老师望向我的眼眸里，总含着一丝怜悯。家庭聚餐时，舅公也会叹着气拍拍奶奶的肩膀，一遍遍地叮嘱：“这孩子爹妈都不在身边，你多费心照看些。”

可那一双双怜悯的眼睛，那一句句怜惜的话语，却常常让我感到困惑。我分明被奶奶的爱紧紧包裹着，那爱就像红水河的流水，绵延不绝，我又何须旁人可怜？

生长在红水河畔，我打小就爱往河里跑。每逢盛夏，奶奶便会带着我去红水河戏水。阳光铺满河面，波光粼粼，岸边尽是嬉闹的人群。红水河的水流不急，温柔而慈祥，就像无数个深夜里，奶奶抚过我额头，轻拍我入眠的手。奶奶总爱带着我往河的下流游去，水流会轻轻托住我的身体，又或是将我往更安全的岸边推。可我体力不支，往往游不了多远就累了。这时我便缠着奶奶撒娇，要趴在她背上“坐船”。奶奶总会嗔怪我几句，却还是稳稳地托住我，让我攀着她的肩。夕阳的余晖洒在水面，“一老一小”的身影依偎着，缓缓向前。我趴在奶奶背上，叽叽

喳喳地讲着和伙伴们的趣事，奶奶静静听着，连河水都漾起层层涟漪，那是红水河在跟着我们欢笑。

像所有好奇的孩子一样，我也曾仰着脸问奶奶，我是从哪里来的。奶奶会借着月光望向不远处的红水河，笑着告诉我：“你是我从河边捡来的呀。”我对此深信不疑，晃着奶奶的手嚷嚷：“那奶奶一定是红水河的女神！不然我早就被水冲走啦！”奶奶只是笑着，轻轻抚摸我的发丝，嘴角扬起一抹温柔的笑意。月光洒在河面，映出她眼中点点波光，仿佛真藏着红水河千年的秘密。多年后我才明白，那些被河水浸润的时光，早已将她的爱融进我生命的每一道纹路里。

岁月像红水河的浪潮，起伏伏，渐渐冲淡了岸边的足迹，连回忆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纱。水也滔滔，爱也滔滔。奶奶的爱，是红水河滔滔不绝的流水，可奶奶，又远胜红水河。红水河哺育了河畔千家万户的儿女，奶奶的爱，却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了我一个人身上。水也滔滔，爱也滔滔。纵使世间万般光景都淹没在红水河的滚滚浪潮里，那份似水般绵长的爱，也永远在我心头流淌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404班学生)

落叶是秋天寄来的邮票

文 | 韦忆莲

人们看到落叶，总免不了想到悲凉、凄清的景象，仿佛那小小的落叶上刻着大大的悲字。可在我看来，落叶不是悲字的化身，它如傍晚拥抱地球的潮汐般温柔，只要你看一眼它，便能知道今年丰收的日子即将到来；它如冬日里的暖阳般珍贵，只要你看一眼它，心中便能被各种农作物成熟的喜悦填满；它如阳光下镶上金边的玫瑰般美好，只要你看一眼它，便会知道万物将迎来新活力。

当秋风急促地拥抱大地时，它将树叶席卷而下，纷纷扬扬的落叶便在空中谱成一首首诗篇，它讲述着秋的热烈与喜悦！树叶被秋风吹得“哗哗”作响，那是它们对落叶最高贵的敬意，于是，一片片树叶变化为一个音符，对落叶唱响了它们的赞歌。可落叶终究会凋零在地，一片铺着一片，落叶成了树根的盖被，也绘成了秋天送来的邮票……

秋风总是一阵一阵地吹着稻田，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顽童，玩弄着心仪的玩具。它不停地吹着，在田中形成一片又一片的“波浪”。它将种种成熟的味道吹到农民的鼻息间。农民笑了，那笑容如同秋日里最饱满的谷粒，闪烁着金黄的光泽。他们知道，这是大地与季节共同写就的丰收信笺，而落叶便是邮票，贴在每一块田埂上，寄往每一

个期盼收获的心房。听着农民发自内心的声音，农民也将这份喜悦传到远方游子的耳边，秋风就这样成了人们情绪沟通的桥梁。

秋天发出的邮票太多，使山头都显得不那么青翠，反倒添了几分稳重。秋天为了能发出更多的邮票，它每天吹呀吹，将青翠的柿子吹黄，引来鸟儿看看这邮票；它吹呀吹，在冬来临前给大地盖上了一层薄被；它吹呀吹，吹走了人们的苦涩，只留下丰收的甘甜。

树叶的凋零并不意味着迈向死亡，它是新芽成长的前提，是树根的盖被，是来年春天大树的养料，更是大树迎来新生的功臣。当新叶像它们幼时那样长出新芽，接受阳光的洗礼，渴求露水的滋润，它们都一样，看着太阳升起又坠落。太阳的每一次坠落都意味着在地球另一面的清晨，新一轮季节变换，彼时的新叶也会凋落，可这不也是获得新生的一种方式吗？那些落叶不正是来年春天的嫩芽吗？

于是，秋天用种种方法，给人们的丰收寄来了一张又一张的名为落叶的邮票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404班学生)

